

RENSHENGQINGGANSANWENXILIE



刘静娟 人生情感散文

台湾刘静娟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刘静如

INGGANSANWENXILIE

人生情感散文

44.628
LJJZ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刘静娟人生情感散文

[台湾] 刘静娟 著

责任编辑: 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8.5

字数: 210,000 印数: 1—4500 册

简装精装: ISBN 7-5404-1934-2
I·1529 定价: 1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眼眸深处

- 3 眼眸深处
- 6 炉边闲情
- 11 地毯的故事——生活是这样复杂起来的
- 17 小兄小弟
- 26 家有“童话”
- 34 手足
- 37 不醒之梦
- 40 无语

- 43 说往事
- 47 母亲的嗜好
- 53 走亲戚
- 60 自家山水
- 65 亲
- 72 现
- 76 游戏
- 83 买书·读书
- 88 打毛衣记
- 93 木的向往
- 96 两卡车之外
- 103 采瓜东篱下
- 108 两度被囚记
- 115 离思·离絮
- 122 生活

相遇的星子

- 141 一沙一世界
- 146 寂寞的噪音树
- 152 寂寞的感觉
- 158 火车载走的
- 164 姑且看个相
- 169 都市人
- 176 电视随笔

- 184 寄居蟹的联想
189 广告时间
194 心底有根弦
202 相遇的星子
213 以芳醇的阳光迎你
221 知音
225 春天的回廊
230 散了一个步
235 圆桌时光
240 找个时间发个呆
243 如果你能告诉我

自然这本书

- 251 自然这本书
255 湄
261 阳光的微笑

眼眸深处

兄弟姐妹！多么美丽的名词。

有人说，朋友是可以选择的；谁来做你的手足，甚至什么样的人做你的父母，却由不得你做主。

其实何必选择？你“精心”选择的朋友也许不过是一时的朋友；而命运安排了是你的亲人的，却是天长地久的——即使归于尘土，仍然是。

眼眸深处

那是去年夏天，坐在小镇家中那棵大芒果树下，妈妈悠悠地说着：

“我听到隔壁阿玲的声音，她从法国回来了！听到她的声音，我的心跳得好厉害，赶紧隔着篱笆唤她。叫了几声，没回应，我又急忙绕个大弯，到她家去。她弟妇告诉我她到她爸妈那边去了。”妈妈跟我解释着：“现在她父母买了新房子，隔壁老房子是阿玲弟弟住的。”

邻家女儿的声音这么震动着母亲的内心。我静静地倾听着，我清楚地窥到了母亲的内心。曾经看着长大的孩子出国多年，三四年才回来一次，充满着“小镇的人情味”的母亲自然要欢喜了。不过，激动母亲、使她“心跳得厉害”的是那从法国回来的声音使她想到自己的在比利时的么儿子。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见到也在欧洲的老邻居的女儿，也聊可寄情吧？

“那天晚上，我早早就催你爸爸吃饭，好早些到她父母新屋那边坐坐。你爸爸还说我哩，说我急什么，人家也不会才回来就马上回法国。我们在那儿也没坐多久，不过看看阿玲，讲一些闲话。

我们给了她我们阿能的地址，也问她要了她在法国的地址。下次你给弟弟写信，寄给他，叫他去见她。”

其实我们姐妹和阿玲姐并不熟。弟弟读初中时，她就到国外了。不过，目前同在欧洲，自然多了一份乡情。甚至在妈妈的感情中，法国和比利时大概也像我们家和阿玲旧居这样只隔一道篱笆吧？

“看了她回来，我一个晚上睡不着。”

妈妈的眼睛黯淡了下来。望着这样一双饱经风霜的忧愁的眼，我只好沉默，晚风吹着芒果树厚厚的叶子，发出“思思切切”的声音。

过年时四妹回小镇的家，妈妈见了她，很高兴地展示一条白金项链，说是要给小弟的。妈妈说：“我想了好久了；现在打成了，心里真是欢喜。”

“想了好久”这句话感动了我，也使我有些儿难过。如果她告诉我们她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们大概会早些促成它吧？不过也有可能我们只是漫不经心地笑话她？（我自己就有可能那样做的，我的粗心常不能领会母亲细致的心思）也许她宁喜自己拥有这么一个“秘密”，很认真很执着地计划着为还不知在哪儿的未来媳妇预先打一条项链？这样子的“想了好久”到底不是金钱所能替代的。大概买白金的还是黄金的也是使她颇费思量的理由之一。在她的价值观里，白金是一种昂贵的废铁，可是她也知道她的儿女们不喜欢“俗气”的金首饰。

“妈妈是真的很高兴，才一见到我就急着‘展宝’，眼睛亮得很。”四妹指着彩色照片上的妈妈，“喏，她戴的这条就是。”

一条充满了母爱充满了母亲对未来的憧憬的项链。一条充满了母亲细致的心思的项链。

去夏我在芒果树下“看到”一双黯淡的眼睛。这回，我“听

到”了一双了掉一桩“想了好久”的心愿的发亮的眼睛。

在寄给弟弟的照片背后，我特地要他注意妈妈丝绒旗袍外的白金项链，告诉他那是以后要给他的。谁知他脑子也不弯一下，回信说看到我写的附语忍不住大笑。“我又不戴首饰——摩登是摩登，却还不至于摩登到学这里的人戴项链的地步！”

他还这么写着——

妈妈大概最喜欢听到说我胖了，在此特地提一提，让妈妈高兴高兴。脸所以圆了一点，鬓边饱满了一点，应该归功于比利时的菜吃多了。并不是说此地的菜比较营养，而是因为大学餐厅里的牛排猪排常常是很韧的；嚼来嚼去嚼了一年半，鬓边的肌肉随着运动量的增加，自然就比较“发达”了。

我边看边笑，然后把信摺好，放在另一只信封里转寄回去让爸妈看。想得到妈妈看到这样的信多半会在嘴上“骂”一声“这猴山”，而眼睛盈着欣慰的笑。

因为她是这样一位平凡的母亲，只希望儿女长胖健康的母亲；是这样一位永远把儿女看得很小，乐于听到他们讲淘气话的母亲。

炉边闲情

我是喜欢春天的。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春天是谁？他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这一句“童话”像春日的嫩芽。可是前两天，天气出奇的暖和，使我不由疑惑春是坐着光来的；快得使我有些着急。倒也不是留恋冬天，而是留恋“炉边闲情”。

火炉是这个冬天我们新添的东西。因为添了它，这个冬天有了比较特殊的意义，比以往的冬天有生命些有情感些。我甚至感觉到“他”已收好了行囊，把寒流把北风把霜雪纳进他的布兜里。在那儿思量着是不是开始回家的行程。

今晨推开玻璃门，一股寒气卷了进来。我很高兴，显然他决定在春天全面登场前再待几天。我还是生起火炉，请“他”来烤烤火吧。

火炉，仅仅这两个字，就给我一种温暖的形象。好像面对着一幅名画，画中的人坐在摇椅上，摇了一室的悠闲，摇了一脸微笑的火光。

其实这样的一幅画是属于壁炉的；比起壁炉，一个小小的火

炉显然渺小多了。

好久好久以前，总有两千五百个日出日落吧，我曾期望着有一天，我们买得起房子时，要买一幢有壁炉的。后来我们真的买房子了，却是一幢最平常的“台北式”的第四层公寓。我们曾去花园新城参观，那儿的“阶梯式建筑”有花园有壁炉和美丽的可视为室内装饰的楼梯。屋后还有可以捡松枝的小山。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儿太贵也太远。

住在典型的台北公寓里，我早已不再想壁炉；但每一个寒流来临的日子，我仍然向往一个火炉。

一个火炉，不是电器的，不是烧酒精的；是烧木炭的。

童年是和火炉攀在一起的。家中那个火炉是一截直径两尺多的椭圆形树干，有一些不规则的“树结”，非常朴拙美丽。小镇的冬天其实不冷，但记忆中的岁月，却一直有那一钵火。过年时，生火炉尤其是一件重大的事。母亲总不忘叫我们到街角那木炭行去买一小篓木炭。“挑粗的，黑黑亮亮的，才不会冒烟。”母亲嘱咐着。好像只有大人才在炉边烤火说闲话，我们却更爱不时地去拨弄木炭，烤鱿鱼，煨蕃薯。升火炉的日子，屋里便弥漫着鱿鱼的香味。木炭的味道和鱿鱼的味道经常混在一起，以致于直到今天，我一闻到木炭的味道便想到鱿鱼，嗅到鱿鱼的味道便想到木炭。……铁架上常有一小壶开水，父亲泡茶的；过年时，则温着一小壶酒。

小镇的冬季不冷，但是小镇充满着农业社会的闲情。

住在台北，住在繁嚣的年代里，火炉很少见到了。我们曾在八年前的蒙古寒流中为初生的婴儿买了一个电热器，但是在婴儿不再需要它时，我便把它放在不易见到的地方——至少有五年没见到它了。我不喜欢只给热气不给“温暖的感觉”的东西。电热器太势利，一旦没有电，它马上拉下脸来，好像一个“翻脸无情”的人。

总算估计到孩子们已够大，不会把炉灰当作玩具了，我们在

这个冬天，买了一个火炉。

不是古雅朴拙的树干做的，只是一个宝蓝色的大陶缸。崎在一家专门批发仿制古董的店里买的。

第二天，我去寻觅木炭和炉灰。我在菜场里问了好几个摊位，他们都摇摇头。总算有一位卖肉松的指引我街那边小巷子里有一个卖白饭的人也卖木炭。

那卖木炭的小铺子非常不起眼，我在巷子里来回走了三次，才瞥见那久违了的竹篾编的炭篓。那人正在摆桌子和条凳，大概要开市卖白饭了；听说我要买木炭，很简洁地说：“要二十块的还是十块的？”

“一斤？”

“一包！”

“我要比较好的。生火炉的，不会冒烟的。”

那人不耐烦地，“都一样。大包二十元，小包十元。”

即使一个卖木炭的人也有“现代人的忙碌”，也只卖“速食炭”。这念头使我不禁微笑。我说：“我要大包的。”又问他有没有炉灰卖。他更不耐烦了，说：“这年头大家又不用火炉，谁卖炉灰！暖气机、电热器多方便！”

连卖木炭的人都这样“无私”地为电器说话！我有些嗒然，说：“可是用火炉味道不同。”

“对！”这会儿卖木炭的脸上居然明朗起来了，非常知音地同意着，“味道的确是不一样。”

我的心情又好起来了，我知道自己一点儿也不孤独，更不落伍。

我提了那包炭回家不久，崎也带回木炭和一塑胶桶的灰。我们显然是同样的迫不及待。说来有趣，炉灰竟然是论斤卖的，一斤四十元。买了七斤的炉灰的钱比火炉的价格还高。另外铁篸铁架的价格也使我有点儿惊奇。崎说：“货少，当然贵。只剩这一套，

他本来还不肯卖给我呢。他要连炉一齐卖。”

然后我们就生起火了。我把木炭放在瓦斯炉上烧红（感谢文明！）之后，才移到细致洁白的据说是粗糠（稻壳）烧成的炉灰上。

我们四个围着火炉，好像在举行“启炉典礼”。我们都在笑。孩子们更好奇地不顾我的“启炉宣言”，开始去拨弄木炭。木炭的味道木炭的声音真是温暖，家更像家了。

脚边有小小一盆火，阅读、喝茶、聊天……一切都变得那般不同，那般豪华那般幸福那般富于情趣。我心中充满了感谢，我的心情慢慢舒展，好像每一根神经都松弛下来。我竟然听到了阳台上风铃清脆的声响——我本来已忘记了它是挂在那儿的呢。我甚至可以只在身上盖一条小毯子，就在炉边的沙发上睡着了！

我心里一直明白，我要一个火炉，不是只为了烤火，更为了要抓到一点儿什么。一个火炉代表的不仅是温暖，更是闲情，是一份现代人偷闲的心境。

科学给我们好多方便，但也使我们失去了宁静与悠闲。仅仅为了逃避噪音，我们在三个月前新搬了一次家。刚搬来时，我们计划着在靠餐厅那面墙上放一个矮柜，墙上挂一幅大大的墨竹或观音大士像，柜上放小香炉，烧檀香。自然，不是为了什么信仰，不过是想要那份淡泊幽远的感觉罢了。后来有一位新识的朋友邀我去她家玩，信上写着：“……每次找一些好友来谈天说地，点上油灯或一炉檀香——用清朝的香炉，大家都会不想睡。……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不禁既惊奇又开心。她对热门音乐很有研究，弹吉他是唱热门歌曲的。那是怎样一种谐调，既缥缈又现世。

我们结果没有买香炉，只买了火炉。这宝蓝色的火炉是才出厂的，不是古董；但因为它是陶器，因为它的釉，看着看着也有古器的味道了。有一天想得兴起，突然想到它是可以成为“传家宝”的。环顾室内，有什么是可以传家的呢？现代人的家具是一点儿也不像传家宝的。没有湮远的历史，没有细致的手工雕花；并

且很快就过时，任何买得起新家具的人都不会保存旧家具。事实上，现在很多建筑，床、橱、桌等都是固定的，是房子的一部分；一搬了家，这些东西便与房子一齐舍弃。现代人是讲那种“儿女情长”的。在历史博物馆里，陶瓷器和玉器占大部分，我没有首饰玉器，那么这个大陶炉，岂不是最像传家宝的传家宝？想得心里一阵欢喜，只差没有在炉底写上年号。

我为自己这么认真的想法而失笑。可是又想到这想法也不算荒唐；既然火炉是这样一个代表情感的东西——亲情与友情。我邀朋友来，“有什么事？”难怪她这么问，大家都忙，很少聚会。“邀你来烤火。”这么说着，我便兀自得意起来。炉边闲聊，友谊岂不更温馨？如果说详细些，我大概会这么说：“邀你以温暖的炉火。邀你以‘茶话’。邀你以闲适的心境。”如果我会写诗，只怕要写一首在电话中向朋友们朗诵了。

炉边是最适合读诗的，“强说愁”年纪爱读的一些抒情诗居然抖掉了岁月的尘埃，回到眼前来。

我欲起而行，行向茵妮士菲岛，
建一小屋，以泥土，以树枝；

.....

我将获得恬静，因恬静缓缓降临，
降临自清晨的面纱，以至于蟋蟀鸣叫之处。

不是茵妮士菲岛，也没有蟋蟀鸣叫；可是坐在炉边，看着木炭缓缓地烧红，缓缓地覆上一层轻轻一拨就会掉的灰，我知道“恬静缓缓降临”。夜里，我为尚未烧透的木炭覆上炉灰；第二天早上，温煦仍在，火种仍在。这岂不也是一种幸福？幸福的定义，在我不过是爱、健康与一些闲情。

我还希望下一个冬天，我“幸福”得可以在火炉旁边打毛衣。

地毯的故事

——生活是这样复杂起来的

都是老二惹出来的“祸”。

也不知他天生有敏锐的观察力，还是都市的孩子没有原野可以研究，只好研究“室内装潢”。才三岁多，到人家家里，一定每个房间穿梭，然后发表“观光报告”：“他们家的浴缸是黄色的，我们的是白色。他们也有咕咕钟，不过他们的挂在房间里，我们的挂在客厅。”“张妈妈她们的公寓和我们的有一点不一样；她们有两个厕所。”

过了四岁，他发现自己家里有个很“令人遗憾”的缺憾——没有地毯。他曾在饭店里过夜，赤脚在地毯上奔跑给了他很原始的快乐。他很羡慕有地毯的人家，吵着：

“妈，我们为什么不铺地毯？我好喜欢地毯。”

“等我们有钱的时候铺吧。”妈妈敷衍着。

“我们有钱嘛，不然我们怎么有电视机还有玩具？”

“那不同，地毯不是必需品。”

他坚持：“可是我好喜欢地毯。”孩子的“喜爱”难道不是必需品吗？